

五月五日，我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我没有上学的前一天刚好是“五四”青年节，我代表全班同学向学校表决心，我们将更加努力学习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以更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

我从大会的主席台上刚一走下来，班主任即把我叫到一边，说我的同桌王葭下午没有来上学，让我到她家去一下，看看她有没有回家，还来不来上学。

王葭与我是同一个乡镇的，但她家住在镇上，我家住在乡下，两家相距也有七八里。老师说只有我去最合适，他建议我乘汽车去，这里的车站有汽车路过我们那个小镇。

一路上我就在想上午王葭与数学老师发生争执的事。同一个题目，她写得跟我一模一样。“为什么只给她扣2分，给我却扣了5分？”王葭拿着我和她的试卷责问我老师。老师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说：“这个试卷我讲过了，再给你做一遍，你能考到现在分数的一半我向你道歉怎么样？”

王葭一怒之下把试卷撕得粉碎扔到地上，然后气恨恨地收拾好书包走掉了。

我到王葭家的时候王葭一家人正吃晚饭，我被留下来，晚饭后我们一起去镇上新落成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那片名叫《珊瑚岛上的死光》。彩色宽银幕，那是我第一次从银幕上见到西装革履的中国人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我观看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且有爱情和谍战，感觉精彩至极，晚上睡在王葭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从王葭家出来的时候已是艳阳高照，满大街都是人，东西主要街道正在忙拆迁，说是要把街道拓宽修成能够开汽车的大马路。这个小镇一直是我童年时代的梦幻之地，那么多的店铺商品货物，这条街也是我听过的那么多人物故事的发源地，就为了开汽车把两边的店铺都拆了，我很惋惜，气愤而又感伤，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我就在这条街上从西到东从东到西晃悠着，陈西楼的门面还没有完全拆掉，当然乾隆爷是否真的尝过这里的茶干我虽无从考证但在我心目中就是真的尝过，现在将这个高高的牌楼拆了怎不可惜？裁缝店理发店拆了也就拆了。那口井填了，开始我倒是觉得可惜，但它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标在街心向南凸出的一块空旷的地方，常有小孩物件掉入，人们围着井口捞小孩捞动物捞物件，故事和神话就从这里演绎传播。可是这口井填了人们就得到大运河或者更远的地方去挑水。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镇上的居民在填了这口井之前就已经安装了自来水，我在这个镇上晃荡的时候真是杞人忧天了。当然井填了，多少年以后老街上的人依然拿它当地标，什么时候有事还是说“我在井那儿等你，这事就出在井那儿”。

街上挑担的叫卖的摆地摊的买菜的络绎不绝，卖服装的卖开司机的卖针头线脑的，谁家的录音机里正起劲地唱着“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我一个接一个店铺看过去，银行邮局照相馆，我在书店里流连了许多时，翻看了里面的不少名著和画书。我不情愿地从书店里踱出来，慢悠悠地来到下河边，下河被填了，压土机正轰轰隆隆从洒了石灰的路面上滚过。原先这条河也是清水粼粼的，

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脸上挂了彩。上班之前，对着镜子左瞧右瞧，纠结着去不去上班。但现实终究被孩子那份期待的眼神所折服，毅然扬起头对着镜中的自己骄傲地笑笑，跨上车义无反顾地出发。

来到学校，突然地有些难为情起来，生怕自己的挂彩被别人发现。尽量低着头，一路小跑着来到办公室，安静地坐到位置上开始埋头于学生的作业。对于周围同事的搭腔一直采用不抬头，几个回合，自己与平时的不一样还是被细心的他们发现。都围到身边，小心地给我查看伤情，不时间起原因。话未出，泪先流，抽泣着诉之自己的委屈，迎来阵阵声讨，最后不忘安慰，没什么，不会留下后遗症，但必须注意一二三，心儿在这一刻不禁温暖起来。

随着上课铃声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捧起书朝教室走去。未进教室，站在教室门口，扫视全班孩子，见这些小可爱们正闭着眼专心致志地做着眼保健操，悬着的心这会儿算是全放了下来。来到讲台，放下课本，突然发现自己这会儿还真有些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抱着一堆凌乱的课本，挺有学问的样子，不自觉地有了些小得意，将脸上挂彩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时还真真是，烦恼是自己给的。那节课，一如平

五月五日，那一天我没有上学

□ 居桂珍

人们在河里淘米洗菜洗衣服，往来的船只有卖粮的运货的捕鱼的载人的。东岸榆树柳树成荫，夏日里人们在树下吃饭纳凉下棋打扑克，后来河水逐渐变污变枯。河填了，树都锯了，天空高旷了许多，五月的太阳已经忍不住露出了一点毒辣来，照得我没精打采地沿着这条河向北走。河上的石桥拆了，桥头通往护国寺的路上石板一块一块的还在，我就沿着石板一步一步地走过，每走一步石板摇一下，然后发出空咚的声响。

王葭五月底就要参加招工考试了，她爸妈早给她安排好工作了，只等招工考试走一下过场。本来她去复读也就是混日子等时间，而我对于自己的前程一点想法也没有，虽然我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认真学习，但这会儿我已经把学习的事给忘了，高考于我有多重要我一点也不清楚，虽然我后来也曾质疑过自己，如果我知道高考对于一个人的未来有多重要的话，我会拼尽全力吗？

我在石板上一步一步地走着。绕过护国寺，走出镇子，暖风吹拂，云朵这儿一垛那儿一堆地漂浮在天空，空气里满是泥土的气息。麦子像健壮的士兵齐刷刷地站在田野里，柳树榆树绿的容光下闪闪的有一些不安。走过一个村庄，一阵馨香飘过来，仔细看槐花正开放，蜜蜂在花间起舞。路过一大片田野，一大群一大群白色的蝴蝶在碧绿的黄花草地上上下翻飞。田埂上蚕豆已结角，豌豆还在开花，大路边茅草茂盛成一时的气候。人，这儿几个那儿几个在挖泥土。

我悠悠地走着，醉人的芳香中我有点累也有些意乱情迷。走不多远，一条清冽的小溪横在眼前，溪水清浅漫流，我顺着溪流的方向走着看着，如果只是溪流也就罢了，走着走着我就会绕到前面的大路上去走了，可偏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几条算是很大的鱼一会儿游一会儿停，一会儿扑腾一会儿飞，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了。捉住它们我就得脱下鞋袜，然后还得穿上，我倒不嫌麻烦，问题是我把这些鱼捉住了是送回家去还是带到学校？送回家那么远要绕一大截路呢。带到学校我把这些鱼怎么办？既不好养又不好煮了吃。我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算了吧，就让这些鱼儿在水中欢跃畅游吧，我在岸上看着这些鱼儿快乐了好半天才离开。

大路的两边是整齐的桑田，绿到天边，我眼前的有点儿颐指气使。走过桑田是一畦一畦的树苗，水杉冬青松树广玉兰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树苗，那些美丽的姿态，我慢慢地看慢慢地欣赏，想象它们长成后的伟岸高大形象。苗圃过后是一大片桃树林，密密的桃叶间桃已经成形，但依旧毛茸茸的，我不禁想象着多少年以后在这里摘桃会是怎样的快乐，同时也想着这里桃花盛开漫天胭脂落英飞红的美景。

这时候，春的芳踪似乎已经消歇，夏急于把季节握在手中，我有点热也更困倦，但慢慢地，在落霞满天时我终于还是走到了那一座木桥，桥下流水，有木船穿梭。过桥不多远就是我的学校，我已经听见了钟声。

常，我绘声绘色地讲着课，学生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时不时的，被我抛出的精辟幽默插曲，逗得教室里异常精彩。在我意犹未尽的讲解中，下课铃响起，瞧着孩子们那

清澈的眼神，我幸福地收拾起书本准备回办公室。就在我匆匆离开教室的那一刹那，我的衣服被用力地拽了一下，扭头一瞧，原来是张晨和王磊紧跟在我身后，见我瞧见他们，王磊很是很勇敢地向前一步，站到我面前，指着我的眼，有些担心地蹙着眉头：“老师，你眼睛红呢，怎么啦？能看见我们吗？”一旁的张晨也跟在一旁，踮着脚尖，歪着头凑近我的脸看着，嘴里不停嘀咕：“真的，老师，红呢！疼吗？”瞅着这两个孩子，在阳光的沐浴下，像两个天使，眼睛不自觉地有些濡湿，真想腾出一只手摸摸他们光洁的小脸，可手中满满的，站在那，正踌躇着，张晨已伸出手，硬是抱过我手中的书本，乐颠颠地便往办公室跑，边嚷嚷着：“老师，我帮你拿吧，你眼睛红呢。”望着他小小的身影，伸手牵起一直守在身旁的王磊，此时我真不知说什么，只一个劲地将王磊在我手心的小手用力地握了又握。

当我回到办公室，看着放得整整齐齐的书本，那一刻，我最是幸福。

最是幸福那一刻

□ 陈惠萍

雪未消融
已看见春的影子
我隐身出现
感觉最初的新鲜
努力憧憬
挖掘枝头的稚嫩
池塘里的红鲤淡出水面

春天来了

□ 朱桂明

旋起一轮轮久违的笑靥
阳光似乎热情了许多

将积雪亲吻得眼泪涟涟
鸟鸣划过的弧线
悠扬着春的韵律
春天
真的来了

对于我老拿拖地说事儿，家里那人意见很明了：要是觉得累，大可不必一天拖一次，省得整天跟个怨妇似的。熬了三天，我实在忍不住，抄起拖把边拖边嘟囔：“还叫我一星期拖一次呢，才三天，地上就这么脏！”那人一声不吭，闭着眼睛装睡。拖把对着门框“哐”一声，对着桌腿又是“哐”一声，那人充耳不闻。我无可奈何，只能唉叹命苦，挥起拖把移卧室，拖着拖着，从床底下带出一枚硬币来，弯腰，拾起，放口袋里。一直在床上假寐的那人说话了：“你看，做事不吃亏吧？还有劳务费！”

前两年有政协委员提出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这消息真是鼓舞女同胞们的心，可惜网上热闹了好一阵子，现在全没影儿了。说国家不重视女性，那也不全对，不是还有个法定假日三八妇女节么？过了这么多个三八节，总算明白了：合着女同志只有三八那天过节，其他三百六十四天都是男同志的节呀！

政策上找不到依靠，只有靠案例来打动人心的。看杂志上写一个母亲一生中在厨房走过的路可以绕地球好几圈，我顿时来了精神，抖擞着杂志给你看看，那人不屑道：“说是你妈，不是你！”继续用国际事例来感化我：美国佛州一位市长把婴儿带到办公室里，就是为了可以让妻子心无旁骛去上班。先进事迹够感人吧？可搁我们家，简直是天方夜谭！

家务那点事儿

□ 张文华

一般情况下我的牢骚对那人来说是耳边风：你这里大风起，他那边不开船。实在被我叨叨得心烦，也会过来帮忙：跳过一堆垃圾夺我手里的铲子：“我来哉，我来哉！”那堆垃圾他愣是没看到！

这日我洗碗，他看电视，我心态又不平衡起来，于是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卧室就开战了，越战越有气，越有气下手越重，只听得一声“砰！”——碗往台上搁时一碎两半。争吵声戛然而止，好一会儿，那人听我声息全无，得出判断是我并非故意摔碗——故意摔碗，碗响，嗓门更响，这种情况下往往他会主动休战以保存实力——这才慢悠悠地来了一句：“看，闯祸了吧？”闯祸的人赶紧夹了尾巴，灰溜溜地把底下的人儿做完。

那天从邻居门前走，听到里面高一声低一声正辩得激烈：“孩子是我一个人养的？凭什么家务事全是我做？！”想不到平日低眉顺眼的女主人居然可以这样不淑女！我在院外听得带劲：解气呀！真想凑上去继续打探，只听得“哗啦”一声院门打开，男主人狼狈地退到院外来。怕他看见尴尬，我赶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从他面前悠然飘过，边走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的头发花白，可我不是

老头。我只是看上去有些老，我的年龄也只是稍过不惑，我的心年轻着呢！为什么如此刻意宣称呢？这可不是我矫情和恐慌，实在是因为不曾打理也满不在乎的一头白发，让我一次次面对为笑谈的尴尬。

一次，和妻子外出购物，在商场里碰到妻子的朋友，这位心直口快的女同胞表现热情，叫自己的孩子礼节性问候我们。这孩子天真烂漫稚气可爱，先脆生生对妻子说了声“阿姨好”，再一扭头朝着我脱口而出“爷爷好”。窘迫的妻子刚想解释，她的朋友却抢先恭维道：“嘿，姐们。你真有福气，你老爸挺精神的哟！”这下把妻子搞了个面红耳赤，使劲把朋友拉到一边悄悄解释，讪笑着离开的我远远感觉到惊讶的眼光只能故作镇静。

另一次，和同事暑期旅游，在景区游玩一圈后又累又乏腰酸背痛，累得一屁股坐在集合地点喘粗气。差不多恢复时，发现一个年轻女孩正向同伴推销太阳镜，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能说会道，颇有生意经。一大帮男女都被吸引聚拢过去听宣传，好多人由不以为然而变为犹豫不决，有几个同事已经看了戴起耍酷了。好奇的我忍不住走过去看了看，随意问我应该戴哪种款式。这女孩抬手打量了我的白发，很认真地回答：“这太阳镜是年轻人的时髦用品，您老把这年纪肯定是用不上了。不过，大爷您可以看看我这几款老花镜，买一副看风景更清楚些。”同事们听了乐得前仰后合，女孩不知说错了什么，和我一样搞个大红脸。

一天，下班回家发现有材料落在学校办公室，为了锻炼刻意步行返回。正快走在街道上，不知何时身边已经悄然贴上一辆三轮。停下脚步一扭头，发现一女三轮车夫满脸诚恳询问：“老太爷，要不要做三轮车？你这老胳膊老腿可不容易，我已经跟了好一段路，就怕你累了走不动。”还没等我搭腔，一辆出租车又停在我身边，的司机关切地说：“大爷，还是乘出租吧！坐咱这稳妥安全。”我刚要表态，那边的女三轮车夫不乐意：“听你这意思，是坐我的三轮危险是吧？你倒说说清楚，这危险在哪？”瞧，一句话没说，两个为抢我这白发“老头”的生意杠上了。得，赶紧拔脚走人，再晚两个没准让老汉我评理裁判呢！

还有一天，拿着学校的现金支票到银行去取钱，去时会会计告诉我该办的手续已经办妥，只要把支票和证件一并附上就行。于是

我不是老头

□ 林革

找了个相对空闲的柜台，递上自己的第二代身份证，就等着拿钱了。可等了好久也没动静，探头一看，和女营业员警惕的视线对个正着，整个我纳闷她犯疑。原来还是因为我的那头白发，跟身份证上的黑发青年反差鲜明，难怪她反复比较观看。头一次被妻子以外的异性如此长时间认真观察，我这张老脸难免火辣辣有些发烫。更让我尴尬的是，营业员在电话核实取钱人的姓名后，没好气地撂下一句：“下次要么让你儿子亲自来，要么带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天，她把我当成我的爹了！

如此这般，三番五次，饶是无心也很有意思啊！更何况处在更年期边缘的中年男子，已经被工作事业、家庭生活、老老小小折腾得心力交瘁，难得有静心的时候，时不时冷不丁老被搞这么一出，难免捣鼓得有些小郁闷却只能无奈苦笑。

不过，你若真的以为我满不在意、自顾不暇那就错了。因为头发花白是人生必然结果，也是个人成熟标志，早些晚些自然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值得跟自己计较。况且游走社会、闯荡江湖数十载的汉子早已不在乎沧桑外貌，别人的误解和调侃也无恶意，若为这些浮云烦恼纠结，那才是真正该受的肤浅，所以我总是很快释然，久而久之就受之泰然，并安之若素以此为乐。

不是么？人生之旅总有些小小插曲和境遇，这些蜻蜓点水的浮光掠影，不妨权作笑料逗逗大家和自己开心，这不也挺好！自我掂量，这点觉悟和气度还是有的。念及此，我的胸膛还真的挺了些，捋捋自己看不见的白发，竟然生出理直气壮的豪气。虽然镜子里的那家伙还是白发如雪，可我清楚自己的内心并不苍白空虚，因为我仍然拥有五颜六色的期待和向往，依然拥有蓬勃向上的事业和生活，依旧拥有一如既往的亲人之爱和朋友关怀，温暖幸福始终相伴，纵有白发夫复何求。

所以，我得再次强调：我的头发花白，可我不是老头。我的心年轻着呢！

文游台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